傳經室文集

傳經室文集卷八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孔孟紀年

孔子宋微仲十五世孫也曾王父防叔避難遷魯爲魯人父叔梁名紇居于郰前母施有九女無子妾毋生孟皮足廢母氏顏名徵在生孔子于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生三歲而孤六歲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之五年孔子十有五志于學十九娶宋开官氏踰年子

鯉生時仕爲委吏會魯公賜鯉因名焉明年爲乘田又明年去官設教闕里二十四歲喪毋顏父殯合葬于防三年既祥彈琴不成聲禫五日乃成笙歌二十七歲郯子朝魯往問官焉二十八歲學琴于師襄敬王二年魯昭公之二十四年適周見老聃萇宏因歷郊社觀明堂入后稷太廟歸而弟子稍益進孟僖子屬其子說與何忌學禮明年魯亂之齊因高昭子以通于景公時景公三十一年孔子三十五歲也處齊三年聞舜韶樂周廟災知爲釐王三十七歲吳季札聘齊觀其葬子于嬴博之閒而說之景公欲以尼谿封孔子晏嬰沮之因曰吾

老不能用也孔子接淅而行反乎魯魯定公五年陽虎始執國命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以教授弟子五十歲陽虎作亂公山不狃以費叛召欲往不果季桓子穿井得異物以問孔子孔子曰墳羊也時被公命爲中都宰明年冬遷司空溝昭公墓又明年遷司寇皆因季孫之薦孔子任司寇七日誅亂政少正卯夏相公會齊景公于祝其汶陽之田來歸定公十二年爲魯墮郈墮費欲墮成弗克與聞國政三月而大治明年春齊人歸女樂季孫受之三日不朝三月郊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援琴作龜山操遂適衛主顏讎由時靈公三十八年

也衛祿之如魯明年或譖孔子于公懼獲辠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圍之旣得解還衛主于蘧伯玉家居頃之公與夫人南子同車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醜之遂行道于曹過宋宋桓魋欲殺之乃微服去鄭遂之陳以司城貞子爲主焉陳閔公八年魯哀公之元年孔子五十八歲在陳有鳥貫肅愼氏矢集陳庭死孔子辨之秋八月吳侵陳孔子去陳過蒲公叔氏以蒲叛止孔子彊盟之以毋適衛卒反乎衛時衛靈公四十一年老不能用明年晉佛肸召欲往不果趙鞅聘之至河聞殺其大夫竇鳴犢舜華乃作陬操又反衛主蘧氏靈公問

歟明日又行將之蔡會昭侯還于吳在陳絕糧復至陳明年鬬魯火曰其桓僖乎秋魯季桓子卒遺言召孔子康子立乃召冉求孔子于是有歸與之歎六十一歲自陳之故蔡明年之葉旋反蔡又明年楚昭王二十七年王救陳次於城父以禮聘孔子孔子自蔡往焉王欲書社七百里封孔子子西止之乃自楚還衛時出公立五年矣願得孔子爲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六十七歲幵官氏卒于魯六十八歲魯季氏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作猗蘭操哀公之十一年冬也吳聘魯使使者問專車之骨於孔子孔子以防風氏對明年子鯉卒孔子知魯

終不能用乃敘書刪詩正禮樂贊周易爲萬世規七十
一歲魯西狩獲麟夏六月闞齊陳恆弑其君請公討之
不可乃因魯史作春秋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十
八日乙丑年七十有三後一百七年而有孟子焉
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居于騶父名激字公宜母仉氏
魏公子仉膂女也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己
未三歲喪父母仉賢育之教之周顯王十一年孟子十
五歲就學于魯受業子思子子上自故曰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予私淑諸人也學成居鄒鄒穆公賢終事之周
慎靚王元年孟子五十三歲始遊梁爲梁惠王之改元

後十五年踰年惠王薨子襄王立去梁自范之齊爲宣王之十四年王以爲客卿迎母就養慎靚王四年母卒哭不止弟子以五十不毀請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自齊葬于魯在鄒居喪三年喪畢反于齊處平陸者有日遂自嬴見王於崇王仍以爲客卿先是燕王噲讓國於臣子之國大亂周赧王元年齊相儲子勸宣王伐之乃使匡章將襲破燕孟子勸王置燕君王不聽取焉趙立燕公子職爲王燕人畔齊王終不能自克於是孟子致爲臣而歸宣王尋薨周赧王二年孟子六十歲之宋遇宋牼於石邱至其國知王偃不足爲

治去之王餽贐金七十鎰過薛孟嘗君田文餽金五十鎰明年聞魯平公使樂正子爲政喜甚又明年以樂正子薦適魯沮於嬖人臧倉不遇歸時魯平公之六年孟子六十二歲也周赧王六年游於滕文公初卽位居滕二年知世不能用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其徒又述爲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世多疑之周赧王二十一年孟子七十九歲燕昭王使樂閒迎孟子孟子以燕將有事齊齊故所臣國不往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戊申年八十有四是日

日長至鄒人痛之廢節賀禮

小史氏曰天之生聖賢豈偶然哉自五霸興而人心偽三綱淪自七國分而世道詭五常斁使無孔孟萬世之天下幾何不胥而爲夷也然天欲寄其道而皆窮其身何耶曰人習軍旅我言禮樂人尚功利我言仁義此固所以窮阨其身之具也天欲通其道於萬世不得不窮其身于一時亦天之無可如何者也以余觀兩聖之出處生同歲產同地少同孤老同困魯定之相猶是齊宣之待也樂克之雅猶是何忌之素也梁惠滕文之願教一如齊景衛靈之待用也儲子距心之知賢一如孟僖季桓之慕聖也然而晏嬰子西之明何異王驩臧倉之

悖繆于許行之謗何異州仇徵生之咽遏宋徵服之危何異在辯戒心之遇天蓋將爲千世百世計遂不能爲一人一身計假令孔子而用必非春秋之天下假令孟子而用必非戰國之天下假令春秋而用孔子必非今日可師可法之孔子假令戰國而用孟子必非今日可儀可象之孟子管仲之才非小于孔子其小者器也孟子之智非大于儀衍其大者志也由孔孟而來至于今二千三百有餘歲三綱明五常正異端詘楊墨息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教亟其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其緒炳然猶日星江河人人得而見之醇焉如布帛

蔽乘人人得而賴之帝王非孔孟無以治天下儒者非孔孟無以淑一身匹夫匹婦非孔孟無以理一家而安一室烏呼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天何嘗以待管樂之心待孔孟哉余故紀而論之以諭萬世之讀孔孟書者道光十二年冬月因論聖賢出處書此授崔子聯保

杜少陵年譜

杜甫字子美族望出京兆杜陵居襄陽後徙河南鞏縣晉杜預少子尹十二世孫曾祖依藝嘗爲鞏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生于唐睿宗先天元年壬子

元宗開元三年乙卯四齡觀公孫氏舞劍器六年戊午詠鳳

皇八年庚申能書大字十四年丙寅與崔魏輩遊有聲翰墨場十九年辛未年二十遊晉遂下姑蘇渡浙江歷剡溪二十三年乙亥自吳越歸赴京兆貢舉不第二十五年丁丑遊庭兖州旋遊齊趙二十九年辛巳年三十居洛陽寒食祭遠祖當陽君于洛之首陽天寶元年壬午在洛陽作公姑萬年縣君墓誌三載五月改年爲載甲申作公祖母范陽太君墓誌四載乙酉在齊州撰皇甫淑妃神道碑夏陪李北海邕宴歷下亭時北海奇其才先往見之五載丙戌歸咸陽六載丁亥叡下應試藝詔李林甫命尚書省試凡試者悉皆下之八載己丑開至洛陽有謁玄元廟詩九載庚寅在咸陽十

載辛卯年四十進大清宮饗廟及郊三大禮賦元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又作秋述十一載壬辰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十三載甲午進封西嶽賦十四載乙未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十一月移家奉先肅宗至德元載丙申五月自奉先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六月又自白水往鄜州聞肅宗即位自鄜羸服奔行在遂陷賊中二載丁酉四月脫于賊謁上鳳翔拜左拾遺因疏救房琯兵敗罷相事上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八月墨制放還鄜州省家十月上還西京公扈從乾元元年戊戌改載為年二月任左拾遺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晚

離官閒至洛陽是年有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狀有試進士策問五首二年乙亥春自洛陽返華州關輔饑七月棄官西去度隴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自負薪采梠兒女餓殍者數人寓不盈月十二月入蜀至成都上元元年庚子卜居浣花溪營草堂二年辛丑年五十閒至蜀之新津青城作唐興縣客館記代宗寶應元年壬寅居成都草堂七月送嚴武還朝至縣州未幾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冬遣弟占歸成都迎家至梓十二月往射洪南之通泉皆梓屬邑是年上嚴武說旱廣德元年癸卯春閒往漢州秋往閬州冬

晚返梓州是歲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有爲閬州王使進論巴蜀安危表九月有祭房相國文二年甲辰春之閬州嚴武再鎭蜀春晚遂歸成都草堂六月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有上武東西兩川說永泰元年乙巳正月辭幕府歸草堂新唐書云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其母奔救獨殺彝此說出雲溪友議不可信四月嚴武卒五月遂離蜀下自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雲安居焉大曆元年丙午春之夔州又居焉秋寓西閣有爲夔府柏都督謝上表二年丁未春遷居赤甲三月遷瀼西秋遷東屯未幾復歸瀼

西三年戊申正月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冬晚之岳州四年己酉正月自岳之潭州未幾入衡州夏畏熱復回潭州時欲歸襄陽不果自是卒舟居有衡州送李勉及回棹二詩五年庚戌公年五十九春在潭州夏四月避臧玠亂入衡州欲如郴州依舅氏崔偉因至耒陽泊方田驛秋舟下荊楚竟以寓卒旅殯于岳陽是歲有送李銜詩及風疾舟中詩公夫人宏農楊司農少卿怡女子宗武病不克葬歿孫嗣業于元和癸巳合窆之于偃師西北首陽之山前距子美之歿蓋四十餘年矣明皇雜錄載甫客耒陽頗爲令長所厭甫投詩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甫飲過多一夕而卒新舊唐書亦云在耒陽遊岳廟暴

水驟至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元稹爲之銘分嘗饋牛酒大醉一夕卒皆傳譌不足據元稹爲之銘墓又稱其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今人之所獨專矣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自後論杜者咸以稹論爲是甫有集六十卷平生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然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爲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生時與李白齊名世稱李杜甫自謂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世號詩史韓愈于文章愼許可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詩聖之名洵不虛

附段柯古言太白戲杜考功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按此詩李集不載杜亦未嘗爲考功流俗傳聞劉昫以之入史陋已

唐李白小傳

李白字太白自號靑蓮居士晚稱酒仙翁系出隴西漢李廣後涼武昭王暠九世孫父名客家蜀之緜州白生于長安元年辛丑生之夕母長庚入夢五歲能誦六甲十歲通詩書涉百家開元三年乙卯年十五好劍術作明堂賦一篇性倜儻任俠弱冠時嘗手刃數人開元八年庚申蘇頲以尚書出爲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謁頲奇賞之東巖子者隱岷山白從之遊數年不迹廛市郡守舉

二人有道科並不起繼與友人吳指南遊襄漢泛洞庭指南死白慟哭若天倫猛虎前臨堅守不動權殯湘畔後數年爲營葬東至金陵揚州不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更客汝海還憩雲夢故相許圉師以女孫妻之遂留安陸者十年郡督馬公一見奇其才白曾上韓荊州書荊州延飲白誤拜韓讓之白對曰酒以成禮乃大悅開元二十三年乙亥遊太原識郭子儀行伍中時郭有辥過言於主帥脫其刑責與譙郡元參軍攜妓遊晉祠浮舟弄水已而去之齊魯寓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會徂徠山縱酒號竹溪六逸天寶元年壬午遊會稽

與道士吳筠居剡中會筠以召赴闕薦之朝白應詔至京師遇太子賓客賀知章於紫極宮賀歎曰此天上謫仙人也因解金龜換酒爲樂言於元宗玉眞公主亦薦揚之召見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又上宣唐鴻猷一篇帝嘉之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飯爲命供奉翰林專掌密命時年四十二矣詩才與陳拾遺齊名又與賀知章汝陽王璡崔宗之裴周南等爲酒中八仙之遊杜詩有李適之蘇晉張旭焦遂無裴周南想前後存亡屢易杜據當時言之耳白入翰林嗜酒沈醉常召撰述以水沃面解醒所製出師詔宮中行樂詞泛白蓮池序清平調龍池柳色詩皆應詔之作數侍

宴因醉引足令高力士脫韡高恥之摘清平調詩句以怒太真帝三欲官白妃沮之又爲張垍讒譖白在京三年自知不容於幸近乞還山帝乃賜金放歸就從祖陳留采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于齊州紫極宮厥後北抵趙魏燕晉西涉邠岐歷商於至洛陽南遊淮泗再入會稽而家寓魯中故時往來齊魯間前後十年惟遊梁宋最久與杜甫交在斯時也（李杜相遇當在天寶三四五載間）天寶十三載（甲午）年五十四遊廣陵與魏萬同（卽灝也）至秦淮數月別後往來宣城開至德元載（丙申）之溧陽又之剡中遂入廬山永王璘時爲節度使重白才名辟爲僚

佐及璘逆命引舟師東下脅以行二載丁酉璘敗白亡走
彭澤坐繫尋陽獄崔渙宋若思爲昭雪若思率兵赴河
南釋其囚使參謀軍事又上書薦之廷不報乾元元年
戊戌以永王事論死時汾陽功成請以官爵爲贖乃詔長
流夜郎遂泛洞庭上三峽至巫山未至成遇赦得釋還
憩江夏岳陽復如尋陽授章渠牟以古樂府之學上元
二年辛丑遊金陵又去來宣城歷陽二郡寶應元年壬寅渡
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杜詩山東李
白蓋東山倒字依從叔當塗令陽冰所是年代宗即位
有拜拾遺之命而白已于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有二

平時賦臨路歌一篇

唐李益小傳

李益字君虞隴西姑臧人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行第居十始八歲燕戎亂華大厤四年年二十登進士第明年至長安有僕秋鴻隨之二十三以書判登拔萃科授鄭縣尉久不調北游河朔幽州劉濟辟爲營田副使獻詩有不上望京樓之句十八載多在兵間憲宗聞其名召爲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地多所淩忽諫官舉其幽州怨望詩句降居散秩尋復用爲祕書監遷太子賓客集賢學士判院事轉右散騎常侍長慶初益東

府試官時所送進士趙宗儒年七十六罷相已三十餘年而益猶爲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益長於詩歌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爲教坊樂人賂得唱爲供奉歌辭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爲屏障迴樂烽前沙似雪之句世以爲歌閉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句名妓闡秀輒誦之爲尚書時有宗人庶子同姓名人謂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戸李益爲人夙有癡疾多猜忌防閑妻妾特甚時謂妒癡爲李益疾云初故霍王有寵婢淨持生女小玉王薨弟兄以其賤庶遣居於外易姓鄭遂爲娼家女才色雙絕益在長安諧

慕繾綣遂約偕老居二載日夕不離厥後益授尉之官時玉纔十八益二十有二玉曰君至三十可別娶以成大禮玉亦願畢入空門耳益之任後假往東都覲親太夫人已爲聘長安甲族盧女益家貧涉歷江淮貸婚貲而自以負約不令玉聞其事音問遂隔玉痛憶成疾嘗以幼小上鬟時紫玉釵遣侍婢貨錢拾貳萬賂以訪益益二十四就親長安終不欲一往玉許玉偵知之日夜悲泣病遂革時有一豪士挾益行強之見玉陳數語一慟而絕後月餘益婚於盧忽得心疾時有所見輒疑盧曖昧事繼訟於官出盧其侍妾有廣陵營十一娘者最

寵益出必以浴斛覆之封署爲識又嘗畜一刹劒謂侍婢輩曰此信州葛溪鐵惟斷作罪過頭大率所近婦人即加猜忌至於三娶卒如初故散夾扃戶之譚著於史籍益逸事時時見於小說家爰附綴焉

傳經室文集卷八

傳經室文集卷九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答太歲太陰問

或問漢術分太歲太陰爲二太陰亦曰青龍而爾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云云後總題曰歲名解者以爲歲陰者乃謂天𠏉爲陽地枝爲陰然則太陰即歲陰歲陰即太歲後人何以强分爲二歟曰太歲實即歲星上古以歲星所次之辰紀年即攝提格云云也但歲星一年行一辰十二年一周天而其行也有疾有留有逆有伏積

一百四十有四年必超一辰不能與排定之紀年相應故愈差愈遠計歷千七百二十八年而超辰一周排定之甲子則千七百四十年而於辰二十九周其第一千七百四十一年後之六十年甲子當與歲星相應至一千八百年外又漸差漸遠及第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而歲星又超一辰矣其前不可得聞已考漢太初元年閼逢攝提格之歲是爲甲寅而漢志謂其年在丙子歲星在丑則與古以歲星所次之辰紀年者寅與丑差一算與漢制排定紀年之辰亦子與丑差一算於是以排定之辰强命爲太歲以取合於歲星所次之辰如歲星在子則太歲在丑歲星在寅則太歲在亥因以古之攝提格等號命爲太陰爲青龍而謂在太歲之前二辰如太歲寅則歲陰辰太歲酉則歲陰亥凡以求合

於古之歲名攝提格等與當時排定之年名如丙子及實測歲星所在之辰名則星紀丑使三者均不相悖故遷就而為此至於今則又大不然按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以前以三統術推之率差三算至甲申年星超一辰迄今道光年間率差二算然差二算者恰以三統之太歲當太陰以三統之太陰當太歲則與實測歲星相準如今以道光十四年甲午為厤元其年歲星在酉則太歲當在辰而太陰當在午若依三統之太陰紀年曰道光甲午紀年不云閼逢敦牂依三統之太歲紀歲曰太歲柔兆執徐不云以丙辰歲星所在紀星曰星在大梁則名實不紊而今之時憲

實似以太陰紀年也但繼自今六十年後即又不合治厤明時所以取諸革歟倘每年實測歲星以合於上古之紀年斯厤之萬禩而不變當道光十有四年太歲在强圉作噩星在大梁而已雖然當世之人得毋笑其讀爾雅不熟也

渾天說

地圓如瓜上下前後左右太空冥冥皆天也人在天中可謂之天下亦可謂之天上並可謂之天前天後天左天右當命之曰八天天無重數渾淪一氣取人目所見有質而最近之月乃指其所麗之處曰月天又上之曰

水星天曰金星天曰日天曰月火星天曰木星天曰土星天曰恒星天因各曜之高卑不一故命名以識之爲以知有高卑也如恒星天角與亢相距翼與軫相距其位終古如斯則知凡可覩之七百八十三座一千七百八十七星所麗其一天也而土以下各曜則今年今日見其在角明年今日見其在亢矣且土與木今年今日皆在角明年今日土在亢木又在氐矣推之火日金水月皆然則知各所麗之各一天也夫恒星之行每日自東而西一周而溯之三千年前寅月子時角在正東者今寅月子時角在東北則知此外更有一重挈之而行而

又高於恒星其上或亦有有質之物特非視力所能及矣麗愈高則動愈速命之曰宗動天然宗動天有兩端不動處在勾陳星之旁如機之在樞則以理度之此外終必別有一天常靜不動以安樞之處因命之曰永靜天第宗動天已無所見祇以恒星天有移動知之永靜天更不過以理度之則安知此宗動天之外不更有萬萬重之極動極速者相包於無已而特窮於無可見無可測乎是所謂永靜天者亦究而極之之辭並不得定爲宗動天之外即此一重也然係無可見無可測即謂之永靜也亦宜

明嘉靖大禮說

明世宗以興獻王子入嗣大統於憲宗爲庶孫於孝宗爲從子於武宗爲從弟此傳國之變也當是時據漢哀帝宋英宗爲議者守經也然世宗非預養宮中興獻又祇生一子而欲別立益王子崇仁以後興獻而又非出於孝宗武宗在位之命勢必不行其以考興獻帝興獻爲議者達權也然既考興獻因遂稱孝武爲皇伯皇兄則孝宗三十餘年之天下一傳而竟斬其嗣情有不忍故楊廷和等欲稱興獻爲皇叔迎興獻妃用王妃儀仗不由中門入所謂守經而不知達權愈爭則帝心愈不

安矣而張璁等欲去興獻本生二字謂兩考並稱則綱常紊而稱孝宗爲伯所謂行權而不知反經愈爭則人心愈不安矣然則若何而可曰今俗有一子兩祧之禮行之當日最爲名正言順武宗遺詔云遵奉祖命兄終弟及之文是顯以親弟視世宗同父孝宗也不考孝宗是謂忍心害理興獻則無支子子有天下而假他人之子爲己子則貳𠩄反絕也不考興獻是謂貪利忘本故宜稱宏治爲皇考孝宗敬皇帝正德爲皇兄武宗毅皇帝興獻爲本生皇考獻皇帝不稱宗斯尊尊親親兩不相悖矣又孔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宗廟者瞽瞍

之廟是世宗別立禰廟於京師用文武佾各八止奉時享人情之至未爲失也修興獻實錄奉母后謁廟此虛禮浮文雖不必行亦尙非必不可行惟睿宗之稱世廟之號太廟之祔皆名實不當徒彰非禮至於祀天以興獻配則不通之尤者陳洸隨全何淵豐坊嚴嵩諸人皆鄙夫固不足數若夫大獄起而大禮定一百八十臣均獲辠譴比楊廷和毛澄等無處變之方世宗乏錫類之仁而其後張璁桂萼輩亦尠容人之量云

養敎二字辨

說文解字弟五下食部養供養也從食羊聲𢼄古文按

羧从攴羊聲與養異字古文段借通寫耳當分羧爲正
篆廣雅說詁一養使也卽羧字之訓故从攴易說卦傳
兌爲妾爲羊羊鄭本作陽訓女使虞本作羔亦訓女使謂舊讀羊已兒上兌爲羊此爲再出非孔子意也駭拔羔說字當作恙陽恙皆羧字之同聲段借
書大誥民養其勸弗救傳廝養也謂人之臣僕漢書翟義傳引作民長解說也
儀禮既夕記養者皆齋疏男女養疾
禮記文王世子齋元而養注養疾
檀弓左右就養有方注不可侵官
公羊宣十二年傳廝役扈養注炊烹者曰養
論語爲政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包注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也
陽貨惟女子
與小人爲難養也疏謂難畜養非
孟子娶妻非爲養也注謂親執釜竈
管子輕重乙五乘者有伍養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醫

牛因獨養之又外儲說右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漢書陳餘傳有廝養卒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後漢書劉聖公傳竈下養中郎將宦者傳易以役養以上經史所用養字皆即敎字也又夏小正三月執養宮事傳與養日養夜同訓長非是凡養訓長者謂字之借爲羕非養本有長訓也

楊揚一氏辨

楊氏始見於春秋傳傳楊食我戰國有楊朱漢唐以來惟漢書揚雄傳寫琹从手旁說者云子雲好奇之過其氏特自標異然古有吹律知姓者有避諱避仇易姓者有

以功以惡賜姓者若無故而自更氏族則未之前聞此其說非也雄反離騷曰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于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據雄自敘系出有周伯僑以支庶食采于晉之揚因氏焉周衰而揚氏或稱侯會韓魏趙興偪揚侯揚侯逃于楚按左氏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傳女叔齊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

石經初刻楊字从木不誤

是楊國滅于晉後爲羊舌肸采昭公二十八年傳僚安爲楊氏大夫即其地也在今山西平陽府洪洞縣與僖公十一年傳揚拒泉皋伊洛之戎昭公二十二年傳劉子奔揚在今河南河南府洛

陽縣者迥別叔向之子楊食我以邑爲氏者也考宋羅泌路史云宣王子尙父幽王封之爲楊侯疑伯僑乃尙父之裔即春秋前滅于晉者雄敘或頗疏譌而其字則必非从手也後人徒以子雲好奇又有雄無他揚于蜀之語故傳寫獨作揚貤謬至今嘗讀三國魏志陳思王傳裴注引魚豢典略楊德祖答植書云脩家子雲老不曉事豈德祖之氏亦當从手耶唐孔穎達尙書堯典疏稱楊子法言宋大中祥符之廣韻治平之集韻司馬光之類篇字凡有姓者注皆云又姓楊注有而揚注無知北宋之前尙未有从手之說矣夫楊揚皆形聲字誼別

而音同論六書叚借之法如鄭鄦之鄦國今作許心吕之吕侯或作甫遽數之不能終大氐習非成是相承不改故以楊揚爲通寫尙屬沿譌以楊揚爲殊族竟成杜撰至宋鄭樵通志氏族略竟據漢書譌字并春秋之楊食我與楊氏大夫俱改作揚意欲胥古今氏楊者而盡揚之謬妄不已甚乎因郢士胡文銓得銅章一文曰揚雄私印徵詩于余旣爲作歌而復辨之如此

管仲卒辨

偶閱襄平李鍇所作尙史管夷吾傳大書特書曰桓公四十三年夷吾卒以爲據左傳殊不然魯春秋僖公十

七年傳曰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是追敘前事非記管仲之卒也古書雖不可盡信然如管子呂氏春秋莊子韓非子韓詩外傳尸子淮南子說苑列女傳新序論衡尙書中候春秋文耀鉤博物志金樓子諸書頗載齊桓管仲事而于齊桓三十九年（魯僖十三年）以後如春秋所書會鹹戍周城緣陵盟牡邱救徐伐厲會淮伐英氏滅項諸役絕不載管仲一語足證桓三十八年（僖十二年）冬管仲平戎于王後其存沒卽未可考未可必其與桓公同年卒也稽管子霸形篇載桓公請問所始于國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衞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于是桓公命各

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邱封衛云云又考呂氏春秋管仲有疾篇仲死後桓公逐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之言不亦過乎復召而反之明年公病三人作亂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云云據兩書是仲之卒疑在齊桓四十年僖十四年城緣陵後決非卒于桓四十三年僖十七年也焦氏易林歸妹之夬云孟春己丑哀呼仲父明德訖終亂虐滋起似言管仲然睽之恆又云孟巳乙丑哀呼尼父旦以左傳爲直記仲卒是桓公卒于十月八日乙亥而上文有九

月仲之卒必在此三十餘日中仲死而一月之內即大亂如此亦必不然檢查朱子綱目周襄王七年（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後冬書齊大夫管仲卒是據史記齊世家桓公四十一年（僖十五年）管仲隰朋皆卒及十二諸侯年表四十二年（僖十六年）晉重耳聞管仲卒去翟之齊之文太史公必有所據非姑妄言之者晉語四重耳適齊在魯僖公十六年時子犯曰管仲歿矣多讒在側史記殆據此惟朱子繫之于冬不知何據揆其事理當在春正二三月牡邱兵車之會前也又按桓三十九年（僖十三年）會鹹四十一年牡邱四十二年會淮皆兵車之會而論語以不

以兵車稱管仲之力四十年城緣陵穀粱子曰桓德衰矣則此四役恐已非管仲所行事但無確證不敢質耳

四配十哲考

東漢以來惟闕里有孔子廟祀享其他郡縣皆于學校祀周公孔子周公爲先聖南向孔子爲先師西墉東向唐高祖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孔廟太宗貞觀二年以周公配武王祀停祭于學升孔子爲先聖仍東向顏子爲先師配焉（曹魏齊王芳正始二年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雝配以顏淵實弟子配享之始）四年始詔州縣皆立孔廟高宗總章元年贈顏子太子少師曾子太子少保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

師太子太保並祀于廟元宗開元八年初定四科十八悉與享改立侍爲坐像曾子亦特爲像坐亞之餘皆圖像于壁不祀二十七年始定孔子南向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始令七十二賢俱祠享宋神宗元豐七年始以孟子與顏子並配徽宗大觀二年始躋子思子從祀政和三年妄以王安石與顏孟並配理宗淳祐元年黜之始以朱子從祀度宗咸淳三年始定顏曾思孟四子配享廟殿皆正位西向北上升顓孫子于十哲殿中東西對列國朝康熙五十一年升朱子稱先賢列十哲之次乾隆三年升先賢有子列東哲之次爲今之十二哲四配東西

分列不知昉于何時俟考

釋鬼

無形與聲者鬼乎無形與聲惡知其爲鬼有形與聲者鬼乎有形與聲惡知其爲鬼謂無形聲晉侯之于二豎亦既見其形而聞其聲矣謂有形聲則晉天下人而鬼之可乎昔倉史作書鬼夜哭阮贍作無鬼論鬼至韓昌黎柳柳州夜坐談鬼鬼亦至于謂彼所見非目也心也陰凝而鬼至鬼者吾身之陰氣也陽盛而鬼絕無鬼者吾身之陽氣也天地一鬼也月一鬼也日而夜天下一鬼也睡而夢我一鬼也何適而爲鬼亦何適而非鬼若

沾沾焉必欲窮其有無予將論之曰予以爲有則有矣予以爲無則無矣人有以懼鬼來告者作此解之

恕字銘 爲朱鏡蓉作

墨翟曰恕明也許慎曰恕仁也賈誼云以己量人爲恕李登云以心度物爲恕是故三恕以端身述于王肅家語七恕以進善著于桓範新書厥誼宏矣吾宗伯和含人寬平君子也其爲人無虛憍之氣無膠壹褊急之心無頡滑愎盭刻察之言葢服膺斯恉而能深于研說者既書一字箴于座右復請余銘之銘曰

吾與吾敢自誣鏡有模人與人無異身陶一鈞勤循省

萬物性皆平等一以貫三自反吾知宛縣諸壁思無數

窒生白

傳經室文集卷九

傳經室文集卷十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文字聲音源流

古音自虞書賡歌而下遞有轉移曹魏樂安孫炎始作爾雅音義著反語後有李登聲類十卷凡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東晉呂忱之弟靜爲韻集宮商角徵羽各一卷外尚有夏侯該一作詠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研音韻李季節樂音譜杜臺卿韻略等見唐韻序陸法言語又張諒有韻林段宏亦有成書至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梁沈約作四聲韻補一卷反語起于曹魏孫炎四聲肇于齊永明周

陋故當時高貴鄉公不解反語梁武帝不解四聲隋開皇初陸法言偕顏之推蕭該劉臻魏淵李若辛德源盧思道辥道衡等八人討論音韻後十餘年乃自定爲切韻五卷二百六部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箋注唐郭知元更以朱箋三百字關亮辥峋王仁煦祝尙邱孫愐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又附益之天寶十載孫愐復刊正切韻刪名唐韻五卷天寶末上又取陳庭堅所撰韻英十卷四百三十九部改仍法言卷數加百四十一部合五百八十韻凡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越二百五十三載宋景德四年詔陳彭年邱雍等校定切韻五卷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凡二萬六千一

百九十四字注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言駿按宋跋定之書似取頭英本增加至二萬餘字故改名曰廣若與唐韻字數不異何廣之足云乎廣韻必非唐韻元本其時戚綸復承詔刪取爲韻略五卷備禮部考試又三十一年爲景祐四年詔修廣韻爲集韻令丁度李淑宋祁鄭戩王洙等校定之寶元二年書成治平四年司馬光又修之字數增倍得五萬三千五百廿五字則實非今所存十卷之集韻也時先刊脩韻略改稱禮部韻略爲五卷收字九千五百九十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元祐五年孫諤陳請添收紹興十一年黃啟宗張貴謨隨韻補輯三十二年毛晃增修其子居正

重增凡多二千六百五十五字世亦謂之增韻歐陽德隆又輯押韻釋疑五卷郭守正增修校正之楊伯嵒因韻略于九經所有之字多所漏失作九經韻補一卷增七十九字淳祐十二年江北平水劉淵于韻略增四百三十六字併爲一百七部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按金哀宗正大六年己丑平水王文郁撰新刊韻略五卷吾鄉黃丕烈孝廉有其書余曾見之金正大六年于宋爲紹定二年在淳祐前疑世所傳劉淵本乃劉取王文郁所撰重刊者相傳誤以爲劉撰耳元熊忠用其部類爲古今韻會三十卷計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黃公紹又有韻會舉要大德中陰時夫時中兄弟復妄併拯入迴爲今韻之一百六部刪三千一百餘存字八

千八百餘名號曰韻府羣玉由是而古聲音之道淪胥以亡此音聲之不可不正者也宋吳棫撰韻補五卷詳求古韻然多舛誤朱子取以注詩與騷金韓道昭撰五音集韻十五卷併舊韻二百六部爲一百六十部故舊韻之字紐以三十六母分爲四等配隸顛倒其前後亦變亂古例而無忌憚者明樂韶鳳等奉敕撰洪武正韻十五卷并平上去三聲各爲二十二部入聲爲十部全乖古法雖頒示天下迄末遺而用之後楊慎撰古音五書共二十一卷附錄一卷此繼吳才老而談古韻者亦頗疏繆按自三山陳第撰毛詩古音考四卷屈宋古音義三卷爰始發明古韻厥功甚鉅至國朝顧炎武毛奇齡江永戴震因是推衍遂詣精密○又按今佩文詩韻收一萬有二百四十四字

昔黃帝史倉頡沮誦仰以觀天文俛以察地理始造文字及周宣王史籀又著大篆下逮春秋戰國漸不同文

秦與丞相李斯奏同之乃作倉頡篇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又作博學篇七章皆合古籀爲之或頗省改者曰小篆此三篇者世謂之三倉凡三千三百字厥後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長作元尚篇而揚雄復博采天下字作訓纂篇以續三倉凡二千四十字至班固繼作大甲篇在昔篇十三章賈魴又爲滂喜篇續訓纂滂喜者盡取訓纂末二字名其書而其書終于彥均二字故亦謂之彥均篇也凡二千四十字自是以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篇爲上卷揚雄所作篇爲中卷賈魴所作篇爲下卷其七

千三百八十字亦稱三倉而其外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女史篇字已具三倉中不列焉然自秦始皇時有獄吏程邈嘗造隸書趨於簡易以施官事急速之用而其後書傳習傳妄釋貤繆世俗多用之于是三倉之學微許氏愼懼斯文之墜也乃敘古籀小篆更博收通人著作爲說文解字一書于三倉之外又增益一千九百七十三字共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而其外復有一千一百六十三字列爲重文統以五百四十部由是小學大顯第其書自漢以來或轉寫譌踳或肊沾私減眞本不傳復多疑駁且代有製字體彝變遷至

唐盡以今字改古經而習俗害眞迷誤悲究遂爲小學之一大厄此形義之不可不正者也鄦昚字叔重汝南召陵人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罷職復充太尉府掾推南閣祭酒又嘗校書東觀于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譔說文解字至安帝建光元年凡二十有二年而命其子沖獻于朝賜布四十匹

石鼓考

唐韋左司韓吏部皆有石鼓歌宋蘇子瞻有鳳翔八觀石鼓歌其弟子由和之元明詩人吳立夫李賓之輩亦皆有作良以法物流傳足寶貴也歐陽永叔集古錄載韋應物以爲周文王鼓至宣王刻詩然韋詩具在曰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又曰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不如歐

所錄也南宋程大昌雍錄據左氏傳成有岐陽之蒐以爲成王鼓董逌亦云今時海寧陳鱣云周文成宣皆都岐東與西歸不合惟史記秦文公三年東獵汧渭之閒水經注引其文于汧水下而盛言汧水之多魚與鼓文涌于汧水適合文公四年爲周平王八年當時用籀書鼓正作籀文而文公四年始遷都汧渭之閒其時尙居秦州西垂宮故曰西歸自鄜且詞亦與車鄰駟鐵小戎相近曰天子永寧公謂天子曰樂天子等語皆視平王之詞蓋此文出于秦文公也按水經注又云吳山古文以爲汧山周禮所謂虞矣則鼓文有吳人憖亟語疑謂

此山之人宋鄭漁仲樵釋音則據毆呇二字李斯小篆
見秦斤秦權以爲秦始皇鼓明楊用脩愼亦謂晉王右
軍唐章懷太子嘗言之按小篆有媘籀者有同籀者大
約同籀者居多其與籀大異者許書乃別出重文耳非
籀止說文所載寥寥數字也毆呇二字不足致疑近俞
正燮孝廉斷以爲元魏世祖太武皇帝物按太平眞君
七年二月幸昆明池遂田于岐山之陽是時六年九月
盧水胡蓋吳反于杏城十一月車駕西巡七年正月蓋
吳退走北地二月丙戌幸長安丁亥幸昆明池遂田于
岐山之陽八月蓋吳爲其下人所殺傳首京師則石鼓

所言丙申屬丁亥後九日也言天子太武皇帝也言嗣王或即五年總百揆之皇太子也言公則扶風公處眞平陽公慕容蒿西平公寇提討胡者也言吳人郎蓋吳也其字體則世祖始光二年二月初造新字千餘者也然終牽彊何以言之總揆者明著皇太子不得謂之嗣王蓋吳亦不得謂之吳人陸友仁研北襍志據北史西魏文帝十一年十月西狩岐陽以爲魏文鼓按是年宇文泰欲革晉季以來文章浮華之弊因文帝祭廟命綽仿周書爲大誥奏行之因謂西狩時詩體亦必仿詩然唐蘇勉嘗記石鼓事勉爲蘇綽之孫詩果綽譔斯大箸

作豈有數典而忘其祖者金馬子卿定國又據後周書
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狩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以
爲宇文周鼓焉田山釐雯又以鼓文有吳人字謂宣王
時吳未通諸夏周與陳接壤陳建國吳地不知吳者虞
之叚借又以藝祖字宇文祭河神詔用之周文武無藝
祖稱此更據贋本妄言不知文有執無藝也古物既無
年月款識可憑當以韓愈李嗣貞張懷瓘竇泉徐浩趙
明誠及歐陽舊說宣王獵碣爲定而近時陳鱣說秦文
公則尚有依據也其鼓大小不甚均頂圓而下平大率
高二尺許圓徑一尺有奇初在陳倉野中至唐始出杜

詩所云陳倉石鼓久已訛也太宗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勖之勉紀其事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子廟而亡其第八之辛鼓宋仁宗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乃足（或云五代之亂鼓又散失司馬池輦置府學其第十鼓有作偽者辟入向傳師疑其不類乃訪得一鼓字雖半闕驗之書體爲眞因易置之）徽宗大觀二年移汴置宣和殿字室以金（方密之以智通雅云移汴辟雍）欽宗靖康末金人輦至燕剔其金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教授虞集得之泥草中仁宗皇慶二年始置國學大成門左右（虞伯生云鼓北徙留王宣撫宅宅後爲大興府學則淪入濟河與金人棄之之說不足信）其文史籀作刻鼓旁剝蝕殘闕有言四百九十七名者宋周越古文苑載孫巨源得之佛

龕中唐人所錄者也有言四百七十四名者胡世將資古錄也（世將云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有言四百六十五名者歐陽脩集古錄也（一本作六十三）有言四百六十名者梅堯臣詩四百六十飛鳳凰也（按韻語不足據）有言四百四十六名者薛尚功鐘鼎款識也有言四百三十餘名者元吾衍以甲秀堂譜參薛尚功者也有言四百七十名而可識者二百七十二名者趙夔東坡詩注也有言三百八十六名者元至元元年五月國子司業潘慖山迪取鄭樵施宿薛尚功王厚之等數家之說作石鼓文音訓而勒諸石者也（自元迄今五百餘年又磨滅七十八字僅存三百八字矣彭元瑞跋內府所藏王澍臨石鼓文則引潘迪

載三百九十九字非有言三百二十五名者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也李日華曰東坡有手鉤石鼓文篆籀全音釋備遠勝潘迪所錄凡三百二十五字有僞造全文七百二名者明楊慎點竄估飾爲贗本以給世託言東坡手摹之本得自李東陽者也乃其集復云六百五十七字自相矛盾至文之譌繆宋竹垞彝尊石鼓文跋辨之審矣國朝乾隆五十五年御製重排石鼓文并序凡三百十名重文二十二純皇帝親定首章末章自第二至第九則命廷臣彭元瑞按餘字各補成章爰爲新十鼓刻之與舊鼓舊文並列國學別置十鼓于熱河夫子廟中復有御題第十鼓曰口平面詩并跋謂韓歌爲

我量度掘曰科之句蓋賦所見嚴實垂世稱盛事焉按內府又有舊藏趙文敏所釋當時拓本四百有六字王澍臨石鼓文纍牘四百六十八字余曾見乾隆間蔣醉峰和所臨虛舟老人停雲館珍藏舊搨本石刻其文四百七十有八較內府本多十字汪由敦臨楊氏屬本七百二字彭元瑞皆恭跋見其經進續稿中

策問

問論語章句學者僮而習之集注固宜恪遵舊文亦資參訂能養即屬養之養取材乃求材之材主皮非貫革之稱後素異受采之說鞠躬溢闕原是雙聲文莫司存皆爲連語亦終乃吉祥之詞適莫非執一之辭宋張未

必人名羿奡不生夏世吾與汝吾與點詎是許詞忠未知清未知豈爲虛字孝乎惟孝句讀難論潔與其潔元文非倒公冶之縲絏疑繼季路之衣裘衍輕賢色卽婦德婦容享禮兼授醴受醴大師未宜讀泰婦人何必非殷哀而不傷統言關雎之亂鼙而不食當謂匏瓜之星誄禱非作謚之哀辭餼羊乃饋客之牢禮仁能守之所守何物聞斯行之所行何事至於束脩以上有馬借人內顧足恭雅言宿諾必尋成說庶得眞詮夫理學勝而訓詁微講章繁而注疏廢斯讀經者之蔽也有能博采而折衷者具著于篇

策問

問大學列冠義之前三加所以責善中庸次坊記之後六德所以教民論語譔自諸賢不傳中尉之間王知道孟子成于一手絕異外書之文說孝經然而義則炳若日星說或判如河漢誠意以前章次古本不同衣錦而下引詩分節亦異古人固多誤歟憲問之不在其位豈是重文互鄉之與其進也何爲倒置有惡之下訕上因子張而衍流問津之行以告涉丈人而增字虞仲係周章之弟盪舟本益稷之文袗絺亦辨色之辭至穀乃進善之義專對疑爲專對方人原是謗人凡茲承故習非

皆當實事求是至於大文七篇尤宜攷覈折枝爲按摩
之誼持戟爲侍衛之人文王化與王叔師注騷可按於
勳曰勞丁公著音義須稽褐寬博之爲褐完夫子叔疑
之郎子叔詣迹熄之迹當爲迒匹離之匹當爲疋出哇
之哇當爲吐溱洧之溱當爲潧伐奄三年考妣三年成
句均宜連上與人樂樂與眾樂樂二字當讀一音稅冕
則斂藏之稱義聽同色取之意歡樂爲勸袗衣爲珍頑
夫爲怳少艾爲外可磯爲激不惴爲遄校人爲鮫鑠我
爲效放蹕爲致畢郢爲程獵較爲郊多賴爲懶謨蓋爲
害而得解桔亡爲攪而始通汙不至直讀爲誇所不辭

借聲爲異封而不告則爲褻君子不亮實爲勍正心亦忘字之分戴蓋或乘軒之義湍原疾瀨頞是鼻莖閼介豈謂倏然鬱陶當從繇壽酉爲芻草之長追爲鐘遂之擽圭田乃畸零之田放飯即澤手之飯夫布固不同于晦稅容悅尙不至如鄙夫去他國之道盡心之篇非複舉天下而路羸瘠之誼差優得侍同朝四字爲句去齊宿晝一邑可疑大師非太師之官曾西乃曾子之子若夫爵祿舊籍本殊乎周官淮泗注江不合于禹貢費辥之君同小國伐燕之世異史遷則皆當據孟子以訂擊書不宜援他書以疑孟子也有能留心講貫者條具于

篇以覘卓識

擬乙未江南鄉試對策

讀書當先識字識正字尤當識叚借之字欲知借字必審古音經史中借字十居二三所借之字必與正字同音不則疊韻或取雙聲舍茲三者無緣借也魏晉以後始有四聲古無之如觀諦視也以我諦視物曰觀使物得以諦視我亦曰觀猶之以我見人使人見我皆曰視也易卦名彖象爻辭諸觀字以一誼爲轉移本無二讀且卽春秋之兩觀亦本義本音矣兌爲羊羊鄭本作陽注云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

也宋本作揚又本作楊掖皆借爲養定公十二年公羊傳厮役扈養漢書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卽此養字虞氏易作羔訓女使羔者恙之誤字葢又借恙爲養耳若解作牛羊之羊則兌爲羊已見上傳此爲贅出矣繫于苞桑苞本也與詩竹苞苞櫟苞棣書草木漸苞同或曰植也或曰叢生也或曰抱木也亦皆苞誼之得通者石經初刻作包包孕也則爲借字書洪範思曰睿五行志作容訓寬春秋繁露及伏生五行傳則作容鄭注容當爲睿睿通也按容者㕡字之古文與容形近而致譌又與容形近容卽濬字濬睿誼通故本亦作睿要之皆容譌

文耳無偏無陂唐書藝文志載開元十四年元宗以聲不協詔改爲陂困學紀聞曰宣和六年詔復從舊文爲頗近儒顧亭林言呂氏春秋引此正作頗今足利古本亦作頗按陂阪也頗頭偏也陂頗皆从皮聲明皇不知頗字之古音并不知陂字之古音故多此一改呂刑耄荒說文目部眊下云虞書耄字从此虞書疑周書之誤賈昌期羣經音辨云作耗按老从人毛匕耄从老又从毛是二毛非譌故陸德明改作耄然省匕未省毛仍於六書不合說文無耄耄字當作从老蒿省聲之薹字也眊耗皆叚借字猶禮記旄期稱道不亂孟子反其旄倪

之借旄旄訓旌旗竿飾古用犛牛尾注于竿首故曰旄
聲同而誼則迥別詩周原膴膴韓詩作腜腜正與下飴
謀龜韻協竊疑腜或作脢傳寫誤作腜毋通無而遂爲
毛詩之膴字也如彼遡風文選月賦注引作愬遡郎泝
字逆流而上也愬告也古本或借愬告之愬爲逆遡之
遡耳降予卿士坊本譌作于此如爰其適歸之爰譌奚
終然允臧之然譌焉家伯惟宰之惟譌冢朔日辛卯之
日譌月所當亟正者周禮姁胡之笴故書笴爲筍杜子
春據儀禮有笴云當爲笴鄭康成云笴讀爲槀而唐石
經笴字則作笱近儒漢讀考云可與句相亂如尙書盡

執拘或作執拘說文敘俗謂苛之字止句荷水郡國志注作苛水皆其類也按此說蓋以槀笴為雙聲之叚借不以笴笱為形近之譌字故从唐石經作笴以音定字其誼較長惟又云若如今經作笴本訓矢幹何必易為槀則未思古無笴字鄭不从俗字故云爾也總之槀者禾稈引申為矢幹是正字笴者矢幹是俗字笱者竹胎也是笱之形誤字笱者曲竹捕魚器也是槀之雙聲叚借字前弱則俛俛者頫之或體頫玉篇靡卷切俛史記文選皆音免表記俛焉日有孳孳釋文音勉毛詩黽勉李善引皆作僶俛頫俛二字古無府音也考工此字故

書及古本各本無作勉者或今本有之恰於叚借之理不爲悖儀禮士冠禮啐醴捷柶捷石經敖氏俱作建按士昏禮亦有啐醴建柶之文作建爲是所由譌者因注云扱柶于醴中扱釋文作捷李氏集釋誤會以注釋之字移於經文云陸作捷後人遂不加察耳士虞禮沐浴櫛搔翦釋文作揃張氏作鬋按鬋者羽初生也今字作翦揃者搣也鬋者女鬢垂皃也今字作鬋三者皆叚借字正字當作鬋齊也今字作剪禮記檀弓使子路問之石經宋監本岳本均作子貢以文選李善注及藝文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孔子家語諸書所引證之則作

子貢爲是郊特牲所之爲言敬也按說文無所俗因禮有所祖別製此字从肉實則訓求福之祈字足以包之春秋左傳僖公三十年焉用亡鄭以倍鄰石經作陪按陪重土也引申爲凡增加之意倍反也凡物反覆則有兩面故亦爲加倍二者均得爲正字成二年且避左右石經且作旦按夢必在夜則作旦者誼爲優成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漢書五行志律厤志漢酸棗令劉熊碑並作以之漢志顏注之往也往求福也正與下文敗以取禍對則之以字相承到寫無疑公羊傳桓二年隱賢而桓賤也監毛本改作賊據漢書五行志曰痛隱而賤

桓且注云賤不爲諱則賤不誤按此借賤爲殘不須改賊穀梁傳宣十五年其曰潞子嬰兒賢也近儒惠定宇云曰當作日其說可從爾雅釋天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文選新刻漏銘注引作四氣論衡是應篇引作四氣和爲景星風作星而無爲通正三字邢疏引尸子則云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白帖亦作四氣知與上文四氣和謂之玉燭同辭唐石經作時非也釋草蔠葵蘩露五經文字云蔠釋文作終石經考文提要曰周禮終葵首左傳終葵氏俱祇作終則作蔠非說文無蔠字釋鳥鸉白鷢雪牕本注疏本分爲楊鳥二字按經典釋

文有觸音楊則分者諛然許書不錄觸也此皆按籍可稽審音可定者幸際右文之時謹條所知以對

擬舉已求賢詔

我朝定鼎以來至朕六傳罔有淫僻之主毒痛中國且蓄養士卒逮二百年計口授糧恩深澤久一旦有事何至忘國愛身寡廉鮮恥見敵即潰遇張妖氛有如今日此皆朕涼德薄祜靡示激發以至于斯若覓俛首外夷玷辱華夏則朕上無以荅天地祖宗下何以對中原黎庶凡在死節之士亦必含恨九原社稷可殉斷不出此今內無匡弼備翼之臣外鮮智勇忠義之將機宜坐失

朕實厚顏爾天下臣民亦被皋廢員等倘有能殄殲乃醬擭平梟逆伸天討而蘇民命者功成之後朕當裂土分封比古元侯以彰偉績布告海內朕不食言

擬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臣聞德動天地則休徵之物應焉治隆化育則游豫之風暢焉是以崆峒訪道見大隗於具茨耕鑿興謠考民俗于康野誠以宅天衷立民極經綸萬禩亙無窮也至若雲蹤夏后雙龍躍于璿臺風逐周王八駿鳴于瑤水雖遐車馬之雄軌求遂蒸黎之實登我大齊誕膺寶命錫受玄圖天剖神符地合靈契龜麟獻其祯祥龍馬昭其

圖瑞華正宋命于劉有光握金鏡而海內無私紹玉璽而寰中有上豹變虎變感乎風雷日月建極保極邁乎殷周秦漢元穹之心既屬蒼玉之厤有歸皇帝質中上聖氣備四時制隆羲黃規廣虞夏其君天下也威之如神臨之如日養之如春涵之如海猶復丕顯丕承用恢謨烈克儉克勤上符訓誥履盛滿而弗居勞宵旰而臨政誠可謂惟精惟一無怠無荒者矣儲后重光濟美徽擁青宮監國撫軍才標綺歲問安視膳申孝敬於龍闈稽古好賢集文章於虎觀遊循夏啟之賢規步武周成之懿軌又況推恩及物布德柔遠同宗敦葛藟本根之

蓺異族懷鹿社苞桑之則風雲龍虎登稷契而薦夔皋
禮樂兵農參望旦而乘散宜扛鼎拔山之勇超乘投距
之士出奇握算之謀横槊磨盾之俊雲蒸霞起星聯霧
集加以經緯乾坤榮鏡宇宙年穀豐稔兵甲銷息朝廷
綱紀有鄒枚董賈之臣州郡撫循有龔黃杜召之吏幸
成均而講學開總章以頒制書瑞物于靈臺紀殊勳于
宣室冠裳襟帶之國請吏入朝瑞徵梯航之人重譯畢
貢金玉兕象之玩充于廄邸仁壽休和之氣積于祇昊
於焉朱草生素靈發醴泉流器車出誇甘露之多慶嘉
邇之集方將陟泰山而開明堂躋中州而相帝宅定肆

觀之儀於禮官訪后土之議於儒宿洵可以問俗觀風優游暇逸者矣于時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節當上巳時值暮春思對上靈默通萬物追姬公羽觴之美念秦王金人之瑞爰適芳園擧茲禊飲龍棲乍啟鳳蓋遙張青旗擧而楊柳鬬色絳節揮而桃華耀采熊腰虎背之士執戟前驅鳴珂簪筆之臣隨班後侍旣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經鍾阜之崇岡過石城之古址帝幄高開龍車乍莅擧袂揮雲明妝炫日執金觥而臨流擎玉斝而環坐采桐華摘萍葉聽鶯嫣拾蘭藥看蔌紛錯盃琖泛浮追古樂于雲英行盛典于畿甸太師陳幽雅之詩舞人

獻羽葆之飾既競气而繁聲亦合變而爭節所謂師師濟濟穆穆皇皇者矣爾時華裔雜沓觀聽踊躍黃髮台背之叟扶杖矢歌椎髻鑿首之徒厥角稽拜獻南山之壽祝東海之福慶國祚之炎昌羡皇圖之磐固比飲鎬而非誇陋横汾之末武瞻斜日而暢高遊壽慶雲而展廣晏金觴既啟玉輦旋歸有詔曰嘉會羣臣其製雅什表揚盛德賡播休風四十有五人其詞云爾